

安徒 / 著

如果 就好了



如果你学理科就好了
如果早点认识你就好了
如果时间走慢些就好了



无数未实现的“如果”，
成就了现在的每一个自己，
支撑我们走过永远无法重来的青春。
这段青春里，
全都是野心，也全都是软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如果

安徒生著

……
就好了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就好了 / 安徒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229-13630-7

I. ①如…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2604号

如果……就好了

RUGUO JIU HAOLE


安徒著

责任编辑:陶志宏 何晶

选题策划:周裕昶

责任校对:廖颖

装帧设计:刘沂鑫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0 字数:196千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3630-7

定价:3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part 1

如果去崇理就好了

1



part 2

如果没有生病就好了

11



part 3

如果会画画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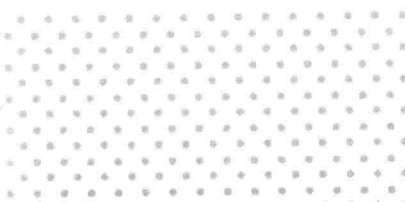
26



part 4

如果没有妹妹就好了

40





part 10

如果不认识你就好了

135



part 11

如果像你一样就好了

150



part 12

如果他是我哥哥就好了

164



part 13

如果与世界和解就好了

181

part 14

如果是小妹妹就好了

196



part 15

如果足够坚强就好了

208



part 16

如果时间走慢些就好了

223



part 18

如果能再见面就好了

251



part 17

如果一同奔跑就好了

239

part 19

如果没有梦想就好了

266



part 20

如果我们都不会变就好了

277



part 21

如果我也变了就好了

288



后记

好久不见，高三（7）班

308



part 1

如果
去崇理就好了



在我迄今为止短短十几年的人生中，有一半多的时间，都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习惯于口是心非的小鬼。可与其说是口是心非，倒不如说总是事与愿违。

人们总说小孩子都性子直，不大会撒谎，也不大会伪装，有一说一而已。这么一想，我们究竟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口是心非的大人呢？

随便判断别人的经历总归不是一件好事，我只好自作主张，把这个技能点的获得定在了自己八岁生日那年。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日历牌上的年份起首第一次从“1”变成了“2”，周杰伦出了第一张专辑，史努比没有了爸爸，而我没有了一个完整的家。那年还有许多的未知。北京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申办奥运会，我也不知道究

竟要回哪个家。于是他们擅作主张，把我放在了姥姥家的老房子里，然后分道扬镳，客气地挥手道别。

我在吹蜡烛的时候还带着儿童专属的灿烂微笑，却在下一秒就哭着说我妈骗人，还吵着要给我爸打电话。

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偏偏挑了我生日这一天来说这件事，我妈说我已经足够大了，而实际上，我只是被迫变得足够大了而已。

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一直都讨厌这种强迫每一个人大大的可笑仪式。

但是今年的生日稍有不同，那天学校的喇叭里面传来通知：“下面播报喜讯，初三（4）班李晓唐同学，因成绩优异，保送至育文中学……”

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只是在老师的赞许声中假装红了红脸，心里却不知好歹地想着，如果能去崇理就好了。崇理是很好的学校，育文也是，我知道每年都有无数的学生争先恐后地在志愿单上填下这两个学校的名字，然后在那个巨大的成绩沙漏里翻转着，最终留下的寥寥无几。这样看来，因为一个男同学而想要去崇理读书的我，就变得至少看上去没那么心无旁骛。

我们班的座位在一开始是按照个子高矮排序，后来老师为了激励大家，开始按分数排座位，一排八个人，看着座位，基本上也就知道成绩如何。但显然，这个政策并没

有激励到谁，前面的永远坐在前面，后面的永远坐在后面。至于最后一排，则在这场座位争夺战里“我自岿然不动”，锻炼出了坚固的革命友谊。

“恭喜你啊，晓唐。”我后座的女生拍拍我，两只眼睛闪闪发亮，“不用参加中考了，多好啊。”

我嘴上说着谢谢，心里却着实希望录取我的不是育文，而是崇理。

之所以录取到了育文，其实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打定主意，想要当个编剧，既然是当编剧，那肯定是要学文科的。而育文又是全省文科最好的高中，盛产文科状元。尽管我知道，他一定会去崇理。不是少年不重要，而是和梦想相比，少年没有那么重要。

当我把这个事儿和我爸说了之后，我爸叹了口气，一脸沉重地看着我说：

“说真的，咱们全家，就没有一个学文的。”

“我妈不是文科生么？”

话说出口才觉得不妙，我爸怔了怔，最后丢下一句话：

“总之你不能因为不喜欢数学就逃避学理科。”

所以说为什么小的时候当画家当艺术家可以叫作梦想，而真正到了该选择的时候，却被家长们一厢情愿地当成了逃避。小孩子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一直在变的都只不过是家长而已。

于是我只好带着百般的不情愿，与一丁点儿的小窃喜，在那张崇理中学免试推荐生的报名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似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上家长的叔叔阿姨们之间，流行着这样几种起名方式。

第一种是叠字，像是杨洋，陈晨，穆沐，还有钢琴家朗朗。

第二种就是名字中间带着一个“子”的，比如我的同学李子涵、张子薇、王子煜，仿佛是各氏之子背负着光宗耀祖的历史重任踏马而来。

另一种就是把爸妈的姓名各取一半，像是张杨，汪刘，邓慕楚一样，就好像是用这种方式给孩子贴了一个所属标签，美其名曰“爱的结晶”。

而我，就是第三种起名方式。我曾无数次地和同学们声明，自己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名字。于是在小的时候自己取过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名字，然而我爸却说，我的名字是有着特殊含义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名字。

我叫李晓唐，我爸姓李，我妈姓唐，老李以为他能知晓老唐的意思，可是老李从来都没能真正了解过老唐，也从来都没真正了解过我这个小唐。

其实我一直都想问问我爸，我名字也有我妈的一部

分，他叫起来会不会别扭，但是后来想想，大人的承受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不然这一辈子，忌讳的字得多到话都没法说。

可就在过年之前，我爸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之后竟然对我说：

“爸爸同意你去育文了。”

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那次家长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能让我那倔强不输叛逆少年的老爸转变态度。或许是我爸忽然发觉了我的理想，又或者，更可能的是，他觉得我根本不是学理科的那块料。

如果是这样，我宁可 he 仍然固执地说：“必须去崇理不可。”

然而十几岁的人要参透四十几岁的人的心思总归是不大可能，我只好去找老师，把报名志愿改成了育文。

刚交没多久，同桌就在英语课上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1班陆悠鸣也交保送申请了。”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潦草地写了一个“哪里”。

一分钟后我从桌子下面拿过纸条：

崇理。

其实我早就有预感，陆悠鸣一定会选择理科好的高中，然后考清华，之后跟他老爸一样搞一辈子研究。而我，始终在用自己的小聪明努力地追赶他，不论是回家时

那段短短的路，还是成绩单上那几个接近满分的数字。我倔强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离他更进一步。

只是这件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陆悠鸣知道的，一定是比他还要闪闪发亮的世界，所以为了看到他那个闪闪发亮的世界，我才一直在努力，好像这样，就能跟他并肩看到一样的天空。

然而一面是少年，一面是梦想，我还是脑子一热抛弃了少年选了梦想。莽莽撞撞地下定了决心，却还是有些难过。我生怕被人看出好胜心之外的情绪，赶忙装作无所谓地在纸上写道：

“少一个人竞争啦，哈哈。”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如果我能与你竞争一次就好了。

我爸看到保送通知书后倒是比我高兴得多，不住地对我说：

“你看，听爸的准没错，我就说你报育文没问题，女孩子就该学文科。”

“爸，我们班化学第一一直都是女生呢。”我不服气。

“爸爸不是这个意思……”

我翻了个白眼，背着书包下了车。刚走到校门口，就遇到了陆悠鸣。

“李晓唐同学。”陆悠鸣叫住了我，校服领子上那枚皇家马德里徽章闪闪发亮。上个学期和1班一起上体育课时，

我还听到了他在和我们班的男生聊西甲联赛。

“恭喜你啊，保送育文了。”

我抬起头，他的身影刚好挡住了午后刺眼的阳光，虚化成了一圈圈温和的光晕。

“那你呢？”我小心翼翼地问，希望他能保送，但也希望他能来育文。

“我啊，还不知道呢，没申请上的话，就考到崇理去呗。”陆悠鸣一边说一边向班里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叫住了我，从校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棒棒糖，“开学了去育文找你。”

我红着脸把那只棒棒糖揣进口袋，刚刚走进教室，就看到一群人围在讲桌前，我的同桌抬起头，兴奋地跟我说：

“晓唐，陆悠鸣保送到崇理了。”

揣着那张保送通知书，我安然无恙而又百无聊赖地度过了中学阶段的最后两个月。我不用参加中考，就等着照完毕业照之后收拾东西走人。然后在秋天和同学们在育文见面。我和身边的同学们早就约好了，都报育文中学，继续做三年同学，就像是陆悠鸣会考第一名一样，是必然。

我校同学始终保持着写同学录的好习惯，然后郑重其事地贴上一张大头贴，就好像是以后真的不会见面了一样。我想象着现在一笔一画写下依依不舍的同学们在九月

份又重新见面的情景，就觉得有些奇怪，除了育文，就是崇理，还有一部分人大概会直接升上一中的高中部。这么小的城市，怎么会一下子就忘掉这么多人呢？于是只好寥寥几笔，祝每个人前程似锦，可什么是前程似锦，我自己也描摹不出一个具体的形状。

七月中旬的一天，我冲洗完毕业照，就听邻居说中考成绩出了。邻居阿姨说，全市第一名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没了陆悠鸣，我也不知道谁会是新的第一名，或许是他的好朋友陈晨，又或者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人。这时同桌打来电话，我赶忙接了起来：

“晓唐，你知道吗？陆悠鸣在保送的情况下参加了中考，还是第一名。”

我翻看着毕业时我和陆悠鸣穿着校服的照片，他还是那个自信地笑着，抱着一颗旧足球的少年，而我也还是那个笑得有点拘谨的我，阳光从树上落下来，背后是操场上奔跑的身影。下一张是我班同学的抓拍，照片里我侧着头，看着远处的少年抱着足球向操场跑去。这张照片似乎定焦出了问题，我本应该是照片里的主角，却不料拍到的却是清晰的陆悠鸣和模糊的我。同学想要删掉，但我却执意留了下来。陆悠鸣注定是永远要清晰地留在老师记忆里和光荣榜上的，而我只能是“学习挺好的”那一个。

接着又问了问其他人的成绩，都是正常发挥。我正要说“九月育文见”，就听同桌跟我说：

“晓唐，我可能，不去育文了。”

“为什么啊，你考得挺好的啊。”

“我爸妈想了想，还是觉得学理科好一些，所以之前我就拒绝了育文的保送，打算出了分数就报崇理。之前没跟你说是……”

“啊，这样啊。”我打断了她的话，脑子里努力寻找着一些词语，“那没事儿啊，我们还能见面啊，再说了刘婷婷肯定来育文啊。”

“晓唐，你可别生气。”她吞吞吐吐地说，“刘婷婷刚够了崇理的分数线，她说这次运气够好上了分数线，何况她不喜欢政治，也不喜欢历史，大概也要来崇理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提到刘婷婷，大概只是想确认能不能在育文见到熟悉的同学罢了。

我忘了自己都寒暄了些什么就挂了电话。育文和崇理在城市的两端，我们就好像是王母娘娘用簪子隔开了的牛郎织女，中间那条宽宽的银河叫作分数和梦想。我这时忽然有些后悔没有在每个人的同学录上多写几句话，生怕考了几次试，他们就都把我忘了。

我一个人坐在床上，身边放着的都是上个月毕业时拍的照片。我爸陪着冯阿姨去医院检查身体，可能我会有一